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識鑒

齊徐勉王融，一代才俊，特相悅慕。嘗請交焉，勉謂所親曰：王郎名高望促，難可輕敵衣裾。後果陷法，以此見推識鑒。隋吏部侍郎高孝基，鑒賞機晤，清慎絕倫。然後爽有餘，跡似輕薄。時幸多以此疑之，惟牛宏深識其真，推心委任。隋之選舉，於斯為最。時論彌服宏識度之遠。

開皇中，平陳之後，天下一統。論者咸云將致太平。房彥謙私謂李少通曰：主上性多忌克，不納諫諍。太子卑弱，諸王擅威。在朝惟行苛酷之政，未施宏大之體。天下雖安，方憂危亂。少通初謂不然，及仁壽大業之際，其言皆驗。

李密為隋左親衛，嘗在仗下。煬帝顧見之，謂宇文述曰：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？對曰：故蒲山公李寬子也。帝曰：個小兒瞻視異常，勿令宿衛。

唐劉文靜察高祖有四方之志，深自結納。竊觀太宗，謂裴寂曰：非常人也。大度類於漢高，神武同於魏祖。其年雖少，乃天縱矣。

侯君集平高昌，自負其才，潛有異志。江夏王道宗常因侍宴，從容言曰：君集必為戎首。太宗曰：何以知之？道宗曰：見其恃有微功，深懷矜伐，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，常有不平之語。太宗曰：不可臆度猜貳。俄而君集謀反，太宗笑曰：果如公所揣。

楊素稱賞封倫，每引與論宰相之務。因撫其牀曰：封郎必據吾此坐。又善李靖，拊其牀曰：卿終當坐此。

隋時天下寧晏，論者咸以國祚方永。房玄齡密告其父，言：「隋帝本無功德，但誑惑黔黎，不為後嗣長計，混諸嫡庶，使相侵奪。儲后藩枝，競崇淫侈，終當內相誅戮，不足保全國家。今雖清平，其亡可翹足待也。」其父彥謙驚而異之。

隋吏部侍郎高孝基，號為知人。見房玄齡，時年十八，深相嗟挹。謂裴矩曰：僕聞人多矣，未見如此郎者。必成偉器。但恨不睹其縱壑凌霄耳。

杜如晦少聰悟，好談文史。高孝基深器重之。曰：公有應變之才，當為棟樑之用。願保崇令德。如晦果為良相，以孝基有知人之鑒，為樹神道碑以紀其德。

高宗幸東都，時關中饑饉，上慮道路多草竊，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。元忠受詔，即閱視赤縣獄，得盜一人，神采語言異於眾。命釋桎梏，襲冠帶，乘驛以從，與之共食宿，托以詰盜。其人笑而許諾。比及東都，土馬萬數，不亡一錢。高季輔為吏部侍郎，凡所銓敘，時稱允當。太宗賜以金背鏡一面，以表其清鑒。

則天問狄仁傑曰：朕要一好漢，任使有之乎？仁傑曰：作何任使？則天曰：朕欲待以將相。對曰：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，則今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。豈非文士齷齪，思得奇才用之，以成天下之務乎？則天悅曰：此朕心也。仁傑曰：荊州長史張柬之，其人雖老，真宰相才也。但久不遇，若用之，必盡節於國家矣。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。他日又求賢，仁傑曰：臣前言張柬之，猶未用也。則天曰：已遷之矣。對曰：臣薦之為相，今為洛州司馬，非用之也。又遷為秋官侍郎，竟召為相，果能興復中宗。蓋仁傑推薦之力也。

姚崇為靈武軍使，將行，則天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。崇亦對曰：張柬之之深厚有謀，能斷大事。且其人年老，惟陛下急用之。則天即日召見，以為鳳閣鸞台平章事。

婁師德為江都尉，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，嘗謂之曰：吾子台輔之器，當以子孫相托，豈可為官屬常禮待也。

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，張守圭執祿山送京師請行朝典。張九齡奏劾曰：穰苴出軍必誅莊賈，孫武教戰亦斬宮嬪。守圭軍令不行，祿山不宜免死。上特舍之。九齡奏祿山狼子野心，面有反相，臣請因事戮之，冀絕後患。上曰：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，誤害忠良。遂放歸藩。後祿山反，元宗幸蜀。思九齡之先覺，下詔褒贈，遣使就詔州致祭。

張守圭為幽州果毅，儀形瑰壯，善騎射。性慷慨，有節義。刺史盧齊卿深禮遇之。常共榻而坐，謂曰：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，為國良將，方以子孫相托，豈得以寮屬常禮待耶。

於邵一見樊澤曰：將相之材也。不十五年，澤為節將。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，邵異其文，擢登甲科，且曰：不十五年，當掌誥令。竟如其言。

蕭昕與張鎬友善，表薦之曰：如鎬者，用之則為王者師，不用則幽谷一叟耳。元宗擢鎬為拾遺。不數年，出將入相。及安祿山反，昕舉贊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。思明之亂，瑒功居多。

李吉甫拜相，詔下之夕，感激出涕。謂裴垕曰：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，十餘年方歸，便入禁署。今才滿歲，後進人物罕所接識，宰相之職，宜選擢賢俊。卿多精鑒，今之才傑，為我言之。垕取筆疏三十餘人。數月之內，選用俱盡。人翕然稱之。柳公綽伯父子華，有知人之明。公綽生三日，子華視之，謂其弟子溫曰：保惜此兒福氣，吾兄弟不能及。與吾門者此人也。因以起之為字。

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諭還，憲宗問諸將之才。度曰：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，終有所成。不數日，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河曲。帝尤歎度之知人。

韓滉有知人之鑒。見楊於陵甚悅。滉有愛女方擇佳婿，謂其妻柳氏曰：吾聞人多矣，無如楊生貴而有壽，生子必有宰相。於陵自句容尉秩滿，寓居揚州，而生嗣復。滉見之，撫其首曰：名位果逾於父，楊門之慶也。因字曰慶門。於陵更踐中外，以右僕射致仕，終年七十八。嗣復作相。

王楊盧駱謂之四傑，裴行儉曰：士之致遠，先器識而後文藝。勃等雖有文才，而浮躁淺露，豈享爵祿之器耶？楊子沉靜，應至令長。餘得令終為幸。其後勃溺南海，照鄰投潁水，賓王被誅，炯終盈川令，皆如行儉之言。

孫逖為考功員外郎，選貢士，二年多得俊才。初年則杜鴻漸至宰相，顏真卿為尚書。後年拔李華蕭穎士趙驩登上第。謂人曰：此三人便堪掌誥。

李華為進士，著含元殿賦萬餘言。蕭穎士見而賞之曰：景福之上，靈光之下。華疑其誣詞，乃為祭古戰場文，熏污之如故物，置於佛書之閣。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，華謂穎士曰：此文如何？穎士曰：可矣。華曰：當代秉筆者，誰及於此？穎士曰：君稍精思，便可及此。華愕然。

路岩初佐崔鉉於淮南，為支使。鉉知其必貴，曰：路十終須被彼作一官。既而入為監察御史，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。其自監察入翰林也，鉉猶在淮南。聞之曰：路十今已入翰林，如何得老？岩竟以流竄賜死。

高崇文平蜀，事無巨細，一遵韋南康故事。韋參佐請罪，崇文皆釋而禮之。草表薦房式等目，段文昌曰：君必為將相，未敢奉薦。

後唐莊宗平蜀，高季興方食，聞之失箸。梁震曰：不足憂也。唐主得蜀，益驕亡無日矣。安知不為吾福？及莊宗遇弒，季興益重震焉。

後唐閔帝日終易月之制，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、太宗實錄，有致治之意。然不知其要，竟柔少斷。李愚私謂同列曰：吾君延訪，少及吾輩。位高責重，事亦堪憂。眾惕息不敢應。果有潞王之事。

江南李璟為人謙謹。初即位，不名大臣，數延公卿論政體。李建勛謂人曰：主上寬仁大度，優於先帝。但性習未定，苟旁無正人，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。

江南李氏取湖南，百官皆賀。起居郎高遠曰：我乘楚亂，取之甚易。觀諸將之才，但恐守之甚難爾。以邊鎬守之，後果失之。

